

亦
舒
新
经
典

大君

周专、任意与诸叔子纯真少年，毕业后受到社会的磨耗。因一宗难路的案子，诸叔陷在被大君操纵的棋子之间，被至亲的人伤得体无完肤。

亦舒
著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亦
舒
新
經
典

馬克·吐溫，這位美國著名作家少年時，因受到校長的體罰，因「不聽話」而「逃學」，這就給了他大君般的樣子，而至今仍受人們津津樂道。

大君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9-321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君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2009. 6

ISBN 978 - 7 - 80203 - 727 - 4

I. 大… II. 亦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 073833 号

大 君

著 者：亦 舒

责任编辑：钱 丽

统筹编辑：周志煌

装帧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 版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

电 话：(010) 65133160（发行部） 65133161（邮购）

网 址：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35 × 210 1/32

印 张：6

字 数：108 千字

版 次：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9 年 6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80203 - 727 - 4

定 价：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（如有印装错误，请与发行部联系）



他们三个人在闲聊的时候，总爱躺在地毯上，形成一个工字，周专与任意在两旁，诸辰在中央，就那样，天南地北，无所不谈，消磨整个下午。

三人志同道合，自大学一年级就成为好朋友，形影不离，同学们总觉得他们三人有点暧昧，看久了，又颇否定原来想法，到毕业，肯定他们关系特殊，非旁人可以了解。

三人虽然都读新闻系，性格大不相同，诸辰家境富裕，是个独生女；周专靠奖学金，性格木讷，功课一流；任意外形同性格一般倜傥，英俊潇洒，又会逗女孩子笑，最受女同学欢迎。

有人曾经这样对诸辰说：“你别老霸着任意，要不松他绑，要不接收他，多年来不置可否，多么自私。”

诸辰不理，每个周末，仍然与两个好朋友聊天消闲。

毕业后各自找到工作，约会如前。

这时诸辰比较懂事，同他们说：“你们如有好地方尽管去。”



他俩却情愿赖在诸辰家中，自由自在惯了，实在不在乎那种拘束的约会：管接管送，与伯母招呼，小心翼翼问女方爱吃哪种味道的冰激凌……

到了诸家，打开冰箱，冰冻啤酒，杂果沙拉，什么都有，下午，厨子会来为他们做晚餐。

任意是孤儿，自幼在舅舅家长大，一直当自己是客人，只有在诸辰这里，才无拘无束。

这个星期天下午，诸辰自车尾箱捧出一箱香槟，抬上家中，取出两瓶放银壶里冰镇。

任意先到，同诸辰一般穿着深色运动衫裤，他刚跑完步，“借地方沐浴”，熟不拘礼，带着背囊进浴室。

但凡兄弟可以做的事，任意认为他都可以做，当然，他不会在姐妹面前赤身裸体。

半晌，他擦着湿发出来：“诸辰，帮我剪一剪。”

诸辰取出理发工具，叫任意到露台坐下，铺好毛巾，手势熟练，替他修理发脚。

诸辰说：“今天下午我还有一个客人。”

任意笑：“周专容易做，他用三号剪铲平头。”

“平头最难剪。”

“那也难不倒你，熟能生巧。”

任意忽然说：“诸辰，你若出嫁，我们可寂寞难堪。”

“你们无论谁娶我不就行了。”

任意答：“你若同周专结婚，我还能在此沐浴吗？”

“我又没说会嫁周专。”

任意拧开香槟塞，卜的一声。“咦”，他说，“克鲁格玫瑰香槟，什么喜庆？”

“有个表妹订婚，表叔分发亲友庆祝。”

“你家富裕。”

“我是幸运女，这层公寓是我嫁妆，一早拨至名下。”

说到这里，周专也来了。

他说：“天气开始热。”

“雍岛什么都好，夏天吃不消。”

“比起一些火焰岛，也就不能抱怨。”

他们谈到工作。

“诸辰，你先说。”

“我在领先报工作愉快，他们新搞了一个妇女版，题材不拘，从育婴到时装化妆到妇科病例驯夫之道，任由我发挥。”

“大材小用。”

“咦，做好妇女版也不简单。”

“这是真的。”

“我们介绍钻石首饰，图文并茂，先报道钻石形成过程，再提到莫氏硬度表，以及狄卑尔斯霸业。”

任意点头：“是该如此。”

诸辰说：“但我却羡慕新闻及政治版同事。”



“你可求调。”

“家母嘱咐过，不得做危险新闻。”

“浪费人才。”

“只有你们才看好我，周专，说说你在廉政公署的工作。”

他们已经躺到地下，搭成一个工字，诸辰把头搁在周专腿上。

“公务员生涯乏善足陈。”

“他不愿说也就罢了。”

“那么，任意，你在金都银行的发言人职位又如何？”

“哈哈，不过是听差办事。”

“噫，都不愿意谈乏味工作。”

他们改变话题，讲到多少大事都从小事开始。

“一粒介子可观宇宙，一粒沙看到整个世界，家母的宝石首饰又大又累赘，庸俗不堪，我一直同她说，越小的钻石耳环越是精致可爱：切割棱面化学分子一应俱全。”

“还记得美国七二年水门案件吗？”

周专说：“从最小的事故一层层揭开，把一个总统拉下台。”

“问周专最好，他有一篇功课叫《假如那日胡佛与殷斯汀有约》。”

“他假设华盛顿邮报记者胡佛与殷斯汀那日与美女有约，一起喝下午茶，他们就不会溜达到法庭听审，他们就不会留意到一件简单的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盗窃案，他们就不会起疑：为何前来保释小偷的竟是首府著名律师。”

“历史就该重写。”

“为何我们这三个新闻系学生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惊天的小事？”

诸辰翻身起来：“我们不够细心。”

两瓶香槟喝光光，两位老友告辞。

诸辰问：“晚上有什么节目？”

任意答：“舅母介绍女友给我。”

“祝你成功，你呢，周专。”

“我陪家母看苦情戏。”

“多好，我也有节目。”

任意看着她：“不要做我不会做的事。”

周专笑：“他会做的事你也不会做。”

诸辰稍后更衣出门。

她到一间熟悉的大发钟表店选购礼物。

香槟换金表，天经地义。

这正是雍岛经济最灼热的几年，市民花钱根本不在乎，市面繁荣无比。

“我表妹结婚，我想看一对金表。”

店员取出一对蚝式金表：“诸小姐，你是熟客，打八五折。”

“才那么一点点。”

“诸小姐，人家买一百只才八五折。”

“谁买一百只？”诸辰大表讶异。

店员见说漏了嘴，有点后悔，一想诸家是两代熟客，不妨，便压低声音：“子洋集团。”



“送给谁？”

“诸小姐，你就要这一对吧，我替你包起来。”

诸辰取出信用卡，过账。

她一看数目，乘五十，足足百余万。

彼时房产价还算公道，诸辰的嫁妆公寓约值两百余万，已招众友艳羡，子洋集团惯常送这样大礼？

店员笑嘻嘻，多一句都不肯说。

诸辰心一动：一粒沙看整个世界，从这件事可以看到什么？

诸太太闲闲问女儿：“几时轮到你？”

“这个问题不好答。”

“甲君还是乙君，决定没有？”

“妈，你说呢，甲同乙，谁比较好？”

诸太太叹口气：“你若这样问，可见两个都不好。”

“不，他们都是人才，是我不想结婚。”

堂表姊妹都已找到伴侣，你不觉得寂寞？”

“可是好歹要结一次婚？”

诸太太悻悻然：“我没那样讲，你这三人行招许多闲话，我听着不舒服，你得有个了断。”

诸辰不出声。

“他们两个我都不喜欢，周专家贫，需负担父母，任意是个孤儿，无人扶持，但我不会干涉你的意向，你得尽快挑一个，要不，立即疏远，以免名誉受损。”

诸辰唯唯诺诺。

“也不可妨碍他人青春。”

诸太太说完把金表盒子打开，检查过，黄澄澄，坠手，证书齐全，她十分满意。

诸辰当时就决定一件事。

第二天回到报馆，她找到瑞士劳力士手表总代理穗华洋行，要求访问。

对方公共关系代表听到是畅销领先报妇女版记者，十分高兴，立刻方便，约定时间，提供资料。

诸辰又拨电话到江子洋集团。

他的新闻秘书笑吟吟十分客气：“诸小姐，江先生多谢领先报关怀，江先生从来不接受访问，美国新闻周刊在内。”

诸辰一怔：“那么，我该找谁说话？”

“一般行政问题，找我张汉碧就可以，若是商业法律问题，有唐天颢律师。”

“我想知道子洋集团最新发展。”

“我可为诸小姐解答，敝集团最近发展房地产，诸小姐下星期三下午三时可有空档，届时到子洋总部三十二楼见。”

诸辰心中有一个难以形容的疙瘩。

子洋集团好不神秘，她做了若干资料搜集，又与财经版同事谈过。同事诧异：“这同妇女版有何关系？”

诸辰笑：“我想统计一下，该集团有多少女职员爱跳健康舞。”



同事说：“子洋并非老字号大财团，可是崛起甚速，什么都沾手，点铁成金，采用托拉斯手法，凡竞投志在必得，出价至高，达无利润地步，行家知难而退，事后子洋却抬高价格，转嫁市民，往往险胜。”

诸辰想一想：“市民若拒绝承接，那又如何？”

“近年经济起飞，一次又一次证实，子洋眼光独到，去年该集团高价投得一百部计程车行驶证，组公司营运，今年每个证件已上涨百分之八十。”

“通胀如此暴烈，可是好现象？”

同事代答：“大小姐，你担心什么，你嫁妆早已到手。”

“你有无见过江子洋本人？”

“他从不接受访问，也极少露面。”

“每个人都有来历，出生年月日，何处毕业，配偶是什么人，有几个子女等。”

“他从不公开。”

“记者的责任是发掘新闻。”

“我是财经版记者，我会给读者提供子洋集团股价走向。”

诸辰的心一动，目光落在同事左腕上。

他正戴着一只金光灿烂的劳力士手表。

诸辰依约访问穗华洋行经理。

他是一个年轻男子，看样子已是穗华第三代传人。家庭事业承继人一向最幸运，毕业后不必苦苦找工作。

年轻人一见诸辰就有好感，多么神气的名字，他想，人也长得

可爱：大眼睛、嘴唇丰满似一颗樱桃，美好身段在简单服饰下也显露无遗。

“诸小姐，请坐。”

他把穗华代理的各式手表陈列出来介绍：“我本人最喜柏德翡丽。”

“然而，第一只腕表是卡地亚为一个飞机师朋友山度士设计，方便他一边驾驶一边观察时间的吧。”

年轻人笑嘻嘻：“诸小姐真是明白人。”

他取出几款古董手表。

诸辰小心拍摄。

“这是雍岛市民最喜爱的劳力士蚝式手表，表身均由整块 18K 黄金凿出，三名瑞士巧匠需工作整月，永恒保值，诸小姐，你戴什么手表？”

诸辰咧开嘴，伸出手腕。

穗华行少主傻了眼：“米奇老鼠表。”

诸辰骄傲地介绍：“不是一般米老鼠，这是它在第一部动画蒸汽船威利中的造型。”

那年轻人只得说：“是，是，一样报时。”

诸辰闲闲问：“劳力士手表非常畅销？”

“家祖父本来打算把中文名译为金力士，可是略嫌俗气，终于命名劳力士，现在年销十万以上。”

诸辰听得侧耳。

年轻人看到漂亮女记者扬起一角眉毛，便笑说：“雍市是自由港，手表免税，售价比亚洲其余国家便宜，送礼最好。”



“年销十万，十年一百万只手表，雍岛戴得了那么多？”

“雍岛还是法国干邑拔兰地销量最多城市，依照每平方公里点算，雍岛拥有的平治汽车也是全球之冠。”

诸辰抬起头，雍岛居民仿佛有拥物狂。

年轻人递上名片。

诸辰问：“子洋集团可有直接向你订购手表？”

“我们只做批发。”

诸辰道谢，告辞。

年轻人依依不舍：“诸小姐，你与家人若要订购手表，我可予八折。”

他一直送到门口。

他的女职员全部太过精明时髦妖烧，完全没有女记者的清新可爱。

他恍然若失。

周末聚会，诸辰查看甲君与乙君配件。

周专还戴着学生表，任意手上只有一只俗称水母的透明塑胶表。

诸辰松口气。

她泡了香浓普洱茶出来，大家一边吃苏杭乡间带来的芝麻饼一边聊天。

任意说：“这是江子洋唯一照片，你叫我带来，有何作用？”

诸辰一看，该人其貌不扬，中年，平头，街上多数中年汉都是这样子。

诸辰细细看他西装领带，均不是名牌，找不到端倪。

“这人来自何处？”

“听说是越南华侨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归雍岛？”

“子洋集团于七年前成立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他在难民潮之前已经回归，他父母是雍岛居民，他拥有雍岛户籍？”

“诸辰，无端对一个生意人发生那样大兴趣，何故。”

诸辰看到周专眼睛里去：“你在廉政公署工作，你们上下没怀疑过这件事？”

周专不出声。

任意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一个集团，动辄订一百只金表，何用？”

“送礼。”

“这样贵重礼物，当手信随意派发，什么意思？”

任意忽然轻轻说：“贿赂。”

“贿赂什么人？”

任意微笑：“当然是能够提供利益的人。”

“何种利益，金钱、美色，抑或捷径？”

这时周专咳嗽一声，诸辰转过头去：“你听腻了？”

周专说：“我在想，这贿赂二字设计得多么传神：先是一人有贝，然后各人都有，你说妙不妙。”

“你工作地方，天天有人提着这两个字吧。”

周专说：“我在宣传推广部工作，不过设计海报短片在社区举行



讲座等做基本功。”

“是该自基础做起，许多错误传统观念都得一一更正：像送红包天经地义，互相吹捧无伤大雅之类。”

周专说：“我们带着歌舞团到民间演出，逐间中小学推介。”

诸辰笑：“有无效果？”

“过十年八载才会知道效果。”

诸辰挽着他的手臂：“砖头，你帮我打听一下，贵署可有盯上子洋集团。”

任意立刻阻止：“小猪，你想他革职？”

周专重重吁出一口气。

诸辰说：“下星期，我会到子洋集团总部采访。”

任意与周专一起说：“你自己当心。”

星期三，诸辰准时抵达大厦三十二楼，只见会客室气派清奇：白墙壁，深咖啡真皮沙发，雪白花束，配古董水晶灯。

行政律师张汉碧已在等她，迎出来热诚高声问好，连他代表的公司都显得朝气蓬勃。

诸辰在心中暗暗喝一声采，这年轻人好精神。

她伸出手来：“张律师，我是领先报诸辰。”

张汉碧看着眼前高大硕健一脸稚气的女记者，她细洁淡妆的皮肤像是要散发出晶光，这张面孔，早上洗脸时，就是出水芙蓉。

呵不应遐想，他连忙聚精会神。

“诸小姐想知道什么？”

“若有二十五至五十岁妇女想投效贵集团工作，有何选择，有什么样回报？”

“问题好极了。”他吩咐助手进来。

助手提供资料：他们设有酒店及旅游服务，拥有观光车及计程车，最近做房地产建豪华公寓住宅，并代客做室内设计布置，生意多元化。

子洋集团员工薪酬比外边高出十个百分点。

“诸小姐如进子洋集团，可以率领新闻组，做我们文胆，凡有人无理横蛮恶意攻击集团，可予澄清辩护。”

“子洋集团时时遭遇不公平评论？”

“同行如敌国，商场如战场。”

诸辰笑了，她闲闲说：“江先生是位神秘人物，有说他资本来自东南某国。”

一是熟络了，二则，在漂亮女生面前，男性会得过分松弛，张汉碧这样答：“大君不喜见客。”

诸辰抬起头来：“大官？大亨？”

助手笑：“不，是大君，TYCOON。”

诸辰凝神：“这个字，源自日本。”

助手还想说话，张汉碧示意她出去。

助手立刻收拾案上资料离开。

诸辰不想打草惊蛇，她吸口气站起来微笑，忽然照相机自怀中掉落地下。

张汉碧又松懈下来：到底初出茅庐，七手八脚，光是样子可爱。



“江先生此时在公司里吗？”

“他在美国开会。”

“他每天工作多少时？”

“他恐怕没有下班时候。”

电梯到了，张汉碧替她按楼下。他戴一只白金薄手表，仍然一脸笑容。

回到报馆，诸辰立刻查字源：大君，是外国人对日本十七至十八世纪德川幕府时代将军的称呼，现作大企业家，实业界巨子解，即俗称大亨，该字亦出自中国，可能即是大公。

同事过来看见：“这个字很有趣，彼时洋人到了日本，拜见大将军，以为他就是皇帝。”

诸辰点头：“势可敌国。”

“还有一件有趣的事。当年，林肯的内阁，亦以大君昵称林肯。”

诸辰大奇：“洋人也会拍马屁。”

“呵，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”

“咱们华人智慧的确高人一等。”

“爱奉承上级的人，他本人亦喜奉承。”

诸辰说：“有道理。”

“还有一字，曰 typhoon，也很有趣。”

“这是粤语大风的音译。”

“可是最初有这个字，却自希腊传入阿拉伯，再传到印度，最后在中国译为飓风。”